

朱舜水全集

中國書店

I21
278

朱之瑜著

朱舜水全集

中國書店

内 容 简 介

朱之瑜，号舜水，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曾投身于反清复明运动，后避居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朱舜水全集》收录他的文集，共二十九卷，主要其讲学期间的书札问答。作者重视史学研究，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并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际中求得。朱之瑜的史学观点和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其学术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并于人们以深刻地启迪。

朱舜水全集

朱之瑜 著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10.625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ISBN 7-80568-259-3/I·46

定价：5.00元

序

方明之亡。吾江浙老先志存匡復。發憤以扞華夷之大坊。至斷脰湛族而不顧者。前踏後繼。跡其謀議。颺舉時有疏密。及力殫計盡。成就破滅。要能奮身死難。斯爲烈矣。若邈行蜚。遂用晦自全。終老山海之隅者。何可勝道。語曰。非其政不履其地。洵其君不食其利。吾求之明遺民。得舜水朱先生。蓋其尤焉。先生邁剝窮之會。躬盤桓之貞。時方幪幪朋攬。浮華交會之徒。盈天下。先生獨穆然無聞。江浙義旅興。嘗預贊畫。而不可榮以祿。播遷海表。逡巡以去。唐魯詐訖。遂老東邦。慨慕周餘蟬蛻。殫穢窮居三十年。島人誦義。彼邦儒雅。彬彬萃門。尤多識明之典章。達乎政事。不爲空言。日本水戶侯源光國。事以三老。乃爲之立橫舍。以興教。定廟次。以明祭。示以衣冠之式。以致文。詔以棺槨之制。以厚終。卉服之倫。皆以爲吾儕。能幸識中土之禮義。非先生不爲功。生見嚴師。歿爲誓宗。亦詎不宜。顧康雍以來。述遺民者。往往不知有先生。太冲記兩異人。甚至諱朱作諸。去國之風。性峻少附。歟。不自襁飾。孤行其是。本無人之見者。存歟。先生生餘姚。而講學不宗陽明。不交太冲。信乎能自立者。於浙東諸率。獨推王完勳。他無所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謂邪。睹鄭成功羣下慄慄。知其取敗。召而不謁。見係越南。抗節不辱。折其君相。可爲彊毅知禮矣。夫其抱器不反。有箕子之明。非世甘餓。有鮑焦之介。至於黃髮羈旅。殊俗歸德。況尊西河。侔化管寧。自明之遺民。未有斯軌也。予讀陸士衡豪士賦。以謂循心爲量。則隆殺有域。因物成務。則豐約惟遇。故時至勢得。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

以定烈士之業。斯言歷久彌驗。苟爲不當其運。雖智參伊管。勇齊賁育。猶無益也。明社竟屋。非士之不足。亦天實爲之矣。竊悲先生齋義長沒。乃獨區區名傳裔土。事不編於惇史。行不綴於耆舊。嗟彼遐外。猶知寶其遺物。守其祠墓。二百餘年。無改其臨終遺言。謂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既革命。先生族裔復往日本。躬拜其墓。彼中多閥碩。理先生遺言。浙人之私淑者。先於杭地立一學社。堅推壽潛爲之長。請建專祠於議會。不可。壽潛乃與浙路董會諸君。特建祠於清泰門側。而謀分其所藏器物於日人。歸而爲衣冠之墓。爰令女夫故會稽馬潛奉彼中所聚先生遺集。重加編定。別爲類目。敢敘其所以重先生者。使後之君子得覽觀焉。泚筆涕下。既憫逝者。行自傷也。民國二年八月。後學湯壽潛。

總目

文集二十五卷

改定釋奠儀注一卷

陽九述略一卷

安南供役紀事一卷

附錄一卷

按日本槧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門人水戶侯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編。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其子綱條刻於西京。彼邦謂之水戶本。先是加賀侯文學五十川源剛伯。嘗從舜水受學。亦編錄遺文。爲朱徵君集十卷。以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後舜水歿六年。舜水以康熙十七年卒。當日本延寶七年也。上之加賀侯。侯好之。欲因以校補。未竟而侯卒。傳本罕見。至近年稻葉岩吉始得加賀本。取以參校水戶本。互有出入。乃以二本合刊。其已見水戶本者削之。但存其目。二本皆無詩。又取張廷枚姚江詩存所錄泊舟稿附之。題曰朱舜水全集。是爲新本。尋水戶加賀二本類次陵躐。頗乏體要。新本晚出。哀錄較完。而因仍舊貫。三本錯列。讀者憾焉。今頗有所刪定。釐爲文集二十五卷。正其譌舛。使就紀理。其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名在乙部。舊入文集不當。今悉別出。總爲舜水遺書。又按今井弘濟安積覽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嘗爲水戶上公撰學宮圖說。日本初建文廟。依以營構。今集中乃無是書。蓋已亡佚。謹附著其目於此。癸丑八月。校寫訖。馬譯識

朱舜水全集目錄

卷一 詩	一
卷二 賦	二
卷三 疏	五
揭	八
策問	九
卷四 書一	一一
卷五 書二	一二
卷六 書三	一三
卷七 書四	一四
卷八 書五	一五
卷九 書六	一六
卷十 書七	一七
卷十一 書八	一八
卷十二 啓	一九
雜帖	二〇
卷十三 答問一	二一
卷十四 答問二	二二
卷十五 答問三	二三
卷十六 議	二四

卷十七	序	一二〇
卷十八	記	一二六
卷十九	跋	一二九
卷十九	論	一三〇
卷十九	辯	一三二
卷二十	雜說	一三三
卷二十	贊	一三五
卷二十	箴	一三六
卷二十	銘	一三七
卷二十一	碑銘	一三九
卷二十二	祭文	一四二
卷二十三	雜箸一	一四八
卷二十三	字說	一四八
卷二十四	雜箸二	一五四
卷二十四	札記	一五四
卷二十五	雜評	一七一
卷二十五	雜箸三	一七三
卷二十五	雜說	一七三
卷二十五	雜題識	一七八
卷二十五	改定釋奠儀注	一八七
卷二十五	陽九述略	一九四
卷二十五	安南供役紀事	三〇三
附錄		三一七

朱舜水全集

明餘姚朱之瑜撰

卷一 詩

遊仙詩十二首

精氣化細縕。冥冥天地始。雙丸互騰擲。至人安久視。傳聞周老聃。乃是廣成子。變氣隨九宮。心遠跡偏邇。有熊鼎既成。穆王駿亦駛。飄飄出故關。流沙幾千里。遐舉復何爲。避人良有以。寥廓望無垠。東去雲猶紫。

羽化恣逍遙。浮邱善相輔。持贈王子喬。遨遊出伊洛。伊洛通濁流。黃河天半落。岐山鳳不來。吹笙振林薄。揮手上嵩山。周京氣蕭索。帝子降秋風。月寒照虛壑。

崇霞被千里。北上昭王臺。香風拂纓纓。翔舞雙鸞開。的皪洞光珠。宛轉入君懷。照見三齊路。城闕生蒿萊。既授樂生柄。復契甘肅才。燧林路伊邇。芳草思悠哉。

言登小夏山。朝日開層霧。大鳥唳長空。猶疑王次仲。靈書變篆文。豈爲嬴秦用。雲際墮三峯。健翮遙天送。

南關有逸士。卑居念宗室。因緣北郭生。爰受神丹術。玉井粲蓮花。危峯標翠嶽。巨跡決洪河。頽流去何疾。飛光若流電。毋乃玄珠失。瑤草生紫煙。先春結芳實。赤城霞氣中。時時駕鴻出。

瓊田產神芝。歲稔似菰葉。東風長秀莖。盈盈甘露浥。遠道隔橫川。千夫駕舟楫。君房良解事。因風占利涉。孤嶼負靈龜。近與祖洲接。遂乘白虎車。奉使修玄業。黑點指登州。白波輕卷氈。嘯傲坐中林。天門授雲笈。

遠水蒸丹霞。桃花不知數。仙語落雲中。再至豈容誤。君非避秦人。覲面不相晤。

子房瀟灑人。早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徙。浮沉閭黨間。潛踪尤譎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山裏。故使圯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孌出餘技。俛仰思舊遊。皓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桂樹粲白石。淮南有小山。感念厲王事。中夜起長嘆。懷古傳離騷。撫卷流汨瀾。潛心訪奇士。秘簡披荆班。八公何

焉者。皓齒自叩關。沉香燒百和。玄經授玉丹。旋聞宗至正。仙去遂不還。徒有雞犬聲。遙在雲霞間。靈山求上藥。偶至吳市門。一照越溪水。感慨聲暗吞。千年種蠶才。寥寥不復聞。坐見昏天莽。識應沙麓痕。陽明藏金簡。神禹迹尙存。冥鴻高逝意。可與知者論。

炎精一朝煨。舜禹在許都。焦生竟遠引。結草爲精廬。山花發異彩。萎謝成樵蘇。高臥風雪中。顏色常敷愉。神蹟留詭奇。始信非常道。披髮示雅容。獨倚蘇門嘯。當塗倏陵遲。俄聞太傅召。斷袍啓先機。單衣從所好。嵇生揮五弦。妙臻廣陵操。豈知弦外音。畏佳合冥造。由來山澤癯。寂處自埋照。丹梯近可陵。一往迹如掃。

吳霞舟先生惠詩按吳名鍾鑾。武進人。魯王監國起家拜禮部尙書。死舟山之難。

孤生倚知己。飄泊謝浮名。自接瑤華贈。能禁白髮生。八閩秋水闊。三楚曉雲橫。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

漫興

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峯。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錢塘

天際銀幡立。鷗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

右見張廷枚姚江詩存。云得之邵晉涵。誤題先生之名爲之歟。

按先生門人日本人安積覺撰朱文恭遺事云。竹洞野友元示先生一詩云。在安南旅寓所賦。其詩曰。治劇從容緩策銜。餘軒無事日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銅牀自一庵。金奏遙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卻飄流身在南。近久保天隨撰日本近世儒學史。亦采之。今按此詩殊不類先生在安南日。前後所草書牘。具載供役紀事中。不云有詩。疑出依託。不敢遽入。稻葉岩吉新編舜水全集。亦創而不錄。岩吉并云。熙朝詩藁中有先生詩云。九州如瓦解。忠臣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蓋亦出彼邦人依託。不能遽定爲先生詩也。

堅確賦

按安南供役紀事云。三月三日安南國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予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等義爲解。並作賦云。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叢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叢叢茂。彼神叢轉輾相假。故云然。非修楔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屬流迅。懷萬壑之冷冷。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似。形屢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己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龍鍾。蹢躅踟躕。抱持琴瑟。就坐簫隔。方附空中。一角直矗。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疎淚涸。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適足以擾我慎獨。忽逸興之遄飛。暮觥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況流觴而聽肉。身枯槁兮神馳。寧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而解義。考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文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懸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鄰。歷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靡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汚其白。磨焉磷焉。孰腐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硜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硜硜者其質乎。硜硜者保護之而僅完。擊刺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清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往來仲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舊信而充實。蓋亦繇光輝幾聖神而華華。乃所願者。時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

遊後樂園賦并序

水戶侯宰相公。以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諸臣以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卽時過往。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邸閣。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尙乎虛飾。吾未見其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數紺綠以乘喧。上公乃召儒臣以燕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以異邦樗朽。倚棄葭於玉樹之藩。轉落英之曲徑。經臥波之長橋。爭妍競豔。目炫心招。輯羣櫻以作迴廊。踈疎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廈屋。旖旎組紉。列三千。繁廻爲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蹙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阻關隘之前。目欲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一亭兀然。名曰圓風。草覆者爲草園。飄如掌。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子宜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泰伯夷齊。龍門以冠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心不能無歉。歎矣。於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蘇公之陂。涉平涉。聽飛濤。憩危石。觀回洄。手弄流泉。鬚眉昭澈。掬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我懽恍。感聖人於川上。汨英雄於逝波。苟混混而如是。嗟淪胥兮幾何。於是盤蹕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氣軒軒。飛雙鳧。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爲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旣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疇。啓柴扉。出沒樵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髣髴田家之樂矣。登其堂。賦秩尋常。亘道琰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賓旣飪。璀璨奪目矣。甃池如帶。琢石爲杓。一清開鏡。雲雲昭焯。吾低徊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蕭灑。小橋仄徑。紆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勝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游焉。匪朝伊夕。息亭榭而休焉。魚在於沼。鶴鳴九臯。樂其樂而忘

其憂焉。聊以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吾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風退之委蛇。則君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意。況得逍遙杖履。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誦之曰。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秦南風乎几席。來爽氣於西山。虞萬幾之叢脞。爭得效十畝之閑閑。少焉羅珍饈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溫溫以有禮。復命戒以諄諄。飛兕觥於桑扈。進旅酬而鱗鱗。頽然竟醉。起坐申申。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登。睇望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也。我歌子和。戲唱吳歎以相謔可乎。僉曰可哉。因爲棹歌行曰。泉源漣漣。桂楫松枰。水安流兮。機權輕揉。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載明德也悠悠。舟中之人。撫掌大笑。遙指疊巘。謂是人爲。又爲之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以擬之。已百已千。維其喜之。巍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已而日在高春。上林丞尉。奮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之槩。甚者欲秉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趑趄。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迫遽。

卷二 疏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據源光國本。誤題上永曆皇帝。今改正。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用錫於周行。鶴唳不濡。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帶隆光復之勳。臣之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處士戒乎懷寶。誼主職在與賢。臣靡奏略於灌鄴。旅成匡夏。胥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孝友侯在中樞。武夫爲憲萬國。鄴侯位居第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牛多術。房杜洵開國之彥。宣鄴亦與復之才。自非其人。何取輕畀。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土。舊注宋高宗曾駐舟山。改爲昌國縣。拊髀頗牧。熊羆未覩如雲。側席賢豪。邁軸猶艱。就日。是豈印刊而莫予。抑緣竿濫而多觴。臣之瑜才。慚折線。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一品。必無巨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臥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絃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潔己不廉。後忠非孝。闕在按臣思深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彙茅茹於上國。願小臣尙無辭恩之例。何況書

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關續俊尊上帝。闢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封原宥。隨表繳進。以聞。

上監國魯王謝恩疏。數文并錄。

監國魯王敕云。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爲。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衝命之志。若翹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線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卽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椎。尙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特敕召爾。可卽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羈滯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王九年三月 日。

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慎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發遺篋有匣扇鑄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云。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卽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輪劾。大指諭臣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卽星夜逃避。解濱。列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卽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閭。其弟張玉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按輔臣謂張肯堂。肯堂華亭人。先生少時。流寓松江。故云與同里閭。肯堂以己丑十月至舟山。拜東閣大學士。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毀匿。絕不以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親。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邈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形塋。伏陳衷曲。臣數年解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澗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竇有主上監國魯王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特召臣還。臣以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履。

處士巾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以公所行禮。卽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輟輶以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敕驚懼。卽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衛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也。靜候夏間附船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以紆迴其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艘。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欵奉敕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敕。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艘令人往復勸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艘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怵臣。得臣一拜卽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卽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爲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餘賁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孝。最爲幽慘。此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別錄附聞。惟祈睿鑒草莽之臣。不諳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尙有一李陵爲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囓。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勵精旰食。虛己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擢盧黃。勒勳長白。大拯陸沈之神州。修復久汙之陵廟。始終弗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以聞。監國魯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以本事道其心腹。重臣就問。臣卽據其來意。竭誠相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聞

奏。三月三日。遣人來試堅確賦以後。屢遣其文武咸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隨手批答。得答即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衣襪俱空。謁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風懷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拔萃於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甘心失人。安知禮士。是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尚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況賓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況能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揭

上長崎鎮揭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辱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擗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尙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玉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權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細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尙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尙安望貴國之王加禮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秦穆公楚莊王之於重耳。而賓之師之。傷之於伊尹。秦昭王之於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則廉饋而臣之。畏彼國之見討。則因而歸之。施伯之於管仲。有罪則逐之。季文子之於莒僕。載在典冊。可稽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聽其自來自去者。儻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無一人可以比例。且瑜世守忠貞。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之教。況敝邑與南蠻遠去萬里。更無可疑。若蒙收卹。瑜或農或圃。或賣卜。或校書。以餬其口。漢揚惲南山種豆。東陵

侯邵平種瓜齊世子法章落園。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謝靈運山賣卜洛陽橋。嚴宗室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可不煩閣下之塵簾。卽四方觀聽者。寧不播揚而誦美。異日著之史書。一者全孤臣之節。一者增貴國之光。閣下何憚於瑜一人。而必欲去之。貴國取與有義。辭讓有禮。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旣讀書好古。豈不知救災卹隣之道。保全忠義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諸司。畏法而自全。畫地以相守。不知此雖小故。關係國家大體。閣下巡方重臣。職守大事。乃不能揚貴國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瑜碌碌無才。誠不足數。設使大明有慕義而來者。德如孔子。顏淵。胸羅錦繡。口吐珠璣。亦且沒沒於商賈之中。拒之使歸乎。夫錦繡藥餌。尊疊盤盂。大明之小物耳。貴國猶且重價以昭徠之。專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則搜簡而封職之。羅列於庭而看驗之。驗而中也。則飛遞以上之。至於賢人君子。爲國重寶。旣不簡搜。亦不看驗。棄之如敝屣。置之不得不死之地。亦獨何哉。宋人寶燕石而棄美玉。鄭人千金買櫝。而還人之珠。世猶以爲笑。豈大國識鑒精明。而亦同於宋鄭之人。取笑後世哉。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耳。幸閣下哀憐而賜教之。瑜雖亡國之士。不敢自居於非禮。亦不敢待閣下以非禮。故特人賣書進上。非敢悖慢也。臨楮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策問

策問諸生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煥咻。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迸諸